



曹禺戏剧集

雷雨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蒋牧丛

版面设计：李明德

封面设计：戴 卫

插 图：李延声

**雷 雨**（四幕话剧）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  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6.75 插页11 字数145千  
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28,300册

书号：10118·794 （平装）定价：1.65 元



作者（右下一）1933年在天津市写完《雷雨》后，  
与靳以（右上一）、萧乾（上中）以及巴金的三哥李林  
（下中）等人合影

## 序

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，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。纵然在人前，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；在孤独时，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，自己不断地来苦恼着自己。这些年，我不晓得“宁静”是什么。我不明瞭我自己，我没有古希腊人所宝贵的智慧——“自知”。除了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匆促，切迫，我从不能在我的生活里找出个头绪。所以当着要我来解释自己的作品，我反而是茫然的。

我很钦佩，有许多人肯费了时间和精力，使用了说不尽的语言来替我的剧本下注脚。在国内，这些次公演之后，更时常有人论断我是易卜生的信徒，或者臆测剧中某些部份，是承袭了Euripides的Hippolytus或Racine的Phèdre的灵感。认真讲，这多少对我是个惊讶。我是我自己——一个渺小的自己！我不能窥探这些大师们的艰深，犹如黑夜的甲虫想像不来白昼的明朗。在过去的十几年，固然也读过几本戏，

演过几次戏。但尽管我用了力量来思索，我追忆不出哪一点是在故意模拟谁。也许在所谓“潜意识”的下层，我自己欺骗了自己。我是一个忘恩的仆隶，一缕一缕地抽取主人家的金线，织好了自己丑陋的衣服，而否认这些褪了色（因为到了我的手里）的金丝，也还是主人家的。其实用人家一点故事，几段穿插，并不寒碜。同一件传述，经过古今多少大手笔的揉搓塑抹，演为种种诗歌、戏剧、小说、传奇，也很有些显著的先例。然而如若我能绷起脸，冷生生地分析自己的作品（固然作者的偏爱总不容他这样做），我会再说，我想不出执笔的时候，我是追念着哪些作品而写下《雷雨》。虽然明明晓得能描摹出来这几位大师的道劲和瑰丽，哪怕是一抹，一点或一勾呢，会是我无上的光彩。

我是一个不能冷静的人，谈自己的作品恐怕也不会例外。我爱着《雷雨》如欢喜在溶冰后的春天，看一个活泼泼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跃，或如在粼粼的野塘边偶然听得一声青蛙那样的欣悦。我会呼出这些小生命是交付我有多少灵感，给与我若何的兴奋。我不会如心理学者立在一旁，静观小儿的举止，也不能如试验室的生物学家，运用理智的刀来支解分析青蛙的生命。这些事应该交与批评《雷雨》的人们。他们知道怎样解剖论断。哪样就契合了戏剧的原则，哪样就是背谬的。我对《雷雨》的了解，只是有如母亲抚慰自己的婴儿那样单纯的喜悦，感到的是一团原始的生命之感。我没有批评的冷静头脑，诚实也不容许我使用诡巧的言辞，狡黠地袒护自己的作品。所以在这里，一个天赐的表白机会，我知道

我不会说出什么。这一年来批评《雷雨》的文章确实吓住了我，它们似乎刺痛了我的自卑意识，令我深切地感触自己的低能。我突然地发现它们的主人了解我的作品，比我自己要明晰得多。他们能一针一线地寻出个原由，指出究竟，而我只有普遍地觉得不满、不成熟。每次公演《雷雨》或者提到《雷雨》，我不由自己地感觉到一种局促，一种不自在。仿佛是个拙笨的工徒，只因好歹做成了器皿，躲到壁落里，再也怕听得顾主们挑剔器皿上面花纹的丑恶。

我说过我不会说出什么来。这样的申述，也许使关心我的友人们该后少一些失望。累次有人问我《雷雨》是怎样写的，或者《雷雨》是为什么写的，这一类的问题。老实说，关于第一个，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。第二个呢，有些人已经替我下了注释。这些注释有的我可以追认，——譬如“暴露大家庭的罪恶”。但是很奇怪，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，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。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，讽刺或攻击些什么。也许写到末了，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。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，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。然而在起首，我初次有了《雷雨》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，逗起我的兴趣的，只是一两段情节，几个人物，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。

《雷雨》对我是个诱惑。与《雷雨》俱来的情绪，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，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。《雷雨》可以说是我的“蛮性的遗留”。我如原始的祖先们，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，睁大了惊奇的眼。我不能断定《雷雨》的推动是由于神

鬼，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。情感上，《雷雨》所象征的，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，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。《雷雨》所显示的，并不是因果，并不是报应，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“残忍”。（这种自然的“冷酷”，可以用四风与周冲的遭遇，和他们的死亡来解释，因为他们自己并无过咎。）如若读者肯细心体会这番心意，这篇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，但连绵不断地、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，——这种种宇宙里斗争的“残忍”和“冷酷”。在这斗争的背后，或有一个主宰来管辖。这主宰，希伯来的先知们赞它为“上帝”，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“命运”，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，直截了当地叫它为“自然的法则”。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，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。因为它太大，太复杂。我的情感强要我表现的，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。

写《雷雨》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。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，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，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，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。受着自己——情感的、或者理解的——的捉弄，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，——机遇的，或者环境的——捉弄。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，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。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，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？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，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。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，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。所以我最推崇我的观众。我视他们，如神仙，如佛，如先知。我献给他们以未来先知的神奇。在这些人不

道自己的危机之前，蠢蠢地动着情感，劳着心，用着劲。他们已彻头彻尾地熟悉这一群人的错综关系。我使他们征兆似地觉出来这蕴酿中的阴霾，预知这样不会引出好结果。我是个贫穷的主人，但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，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。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，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，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，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。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泽沼里的羸马，愈挣扎，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。周萍悔改了“以往的罪恶”。他抓住了四风不放手，想由一个新的灵感来洗涤自己。但这样不自知地犯了更可怕的罪恶，这条路引到死亡。繁漪是个最动人怜悯的女人。她不悔改，她如一匹执拗的马，毫不犹豫地踏着艰难的老道。她抓住了周萍不放手，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，救出自己，但这条路也引到死亡。在《雷雨》里，宇宙正象一口残酷的井。落在里面，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。自一面看，《雷雨》是一种情感的憧憬，一种无名的恐惧的表徵。这种憧憬的吸引，恰如童稚时谛听脸上划着经历的皱纹的父老们，在森森的夜半，津津地述说坟头鬼火，野庙僵尸的故事。皮肤起了恐惧的寒栗，墙角似乎晃着摇摇的鬼影。然而奇怪，这“怕”本身就是个诱惑。我挪近身躯，咽着兴味的口沫，心惧怕地忐忑着，却一把抓着那乾枯的手，央求：“再来一个！再来一个！”所以《雷雨》的降生，是一种心情在作祟，一种情感的发酵，说它为宇宙作一种隐秘的理解，乃是狂妄的夸张。但以它代表个人一时性情的趋止，对那些“不可理解的”莫名的

爱好，在我个人短短的生命中是显明地划清一个阶段。

与这样原始或者野蛮的情绪俱来的，还有其他的方面，那便是我性情中鬱热的氛围。夏天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，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。在夏天，炎热高高升起，天空鬱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，人们会时常不由己地，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，流着血，不是恨便是爱，不是爱便是恨。一切都走向极端，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，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。代表这样的性格是周蘩漪，是鲁大海，甚至于是周萍，而流于相反的性格，遇事希望着妥协，缓冲，敷衍便是周朴园，以至于鲁贵。但后者是前者的阴影，有了他们，前者才显得明亮。鲁妈，四凤，周冲是这明暗的间色，他们做成两个极端的阶梯。所以在雷雨的氛围里，周蘩漪最显得调和。她的生命烧到电火一样地白热，也有它一样地短促。情感，鬱热，境遇，激成一朵艳丽的火花。当着火星也消灭时，她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。她是一个最“雷雨的”（这是我杜撰的，因为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）性格。她的生命，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，她拥有行为上许多的矛盾，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。“极端”和“矛盾”是《雷雨》蒸热的氛围里，两种自然的基调。剧情的调整多半以它们为转移。

在《雷雨》里的八个人物，我最早想出的，并且也较觉真切的，是周蘩漪，其次是周冲。其他如四凤，如朴园，如鲁贵，都曾在孕育时，给我些苦痛与欣慰。但成了形后，反不给我多少满意。（我这样说，并不是说前两个性格已经成

功。我愿特别提出来，只是因为这两种人抓住我的想像。）我欢喜看紫漪这样的女人，但我的才力是贫弱的。我知道剧本上的她与我原来的企图，做成一种不可相信的参差。不过一个作者，总是不自主地有些姑息。对于紫漪，我仿佛是个很熟的朋友，我惭愧不能画出她一幅真实的像，近来颇盼望着遇见一位有灵魂有技能的演员扮她，交付给她血肉。我想她应该能动我的怜悯和尊敬，我会流着泪水哀悼这可怜的女人的。我会原谅她，虽然她做了所谓“罪大恶极”的事情，——抛弃了神圣的母亲的天责。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多少紫漪。（当然她们不是紫漪，她们多半没有她的勇敢。）她们都在阴沟里讨着生活，却心偏天样地高。热情原是一片烧不息的火，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。这类的女人，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。然为着不正常的发展，和环境的窒息，她们变为乖戾，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。受着人的嫉恶，社会的压制，这样抑鬱终身，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，在我们这个现社会里，不知有多少吧。在遭遇这样的不幸的女人里，紫漪自然是值得赞美的。她有火炽的热情，一颗强悍的心，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，做一次困兽的斗。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，情热烧疯了她的心，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尊敬么？这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，为着平庸的生活，怯弱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，更值得人佩服吧。

有一个朋友告诉我：他迷上了紫漪。他说她的可爱，不在她的“可爱”处，而在她的“不可爱”处。诚然，如若以寻常的尺来衡量她，她实在没有几分动人的地方。不过聚许

多所谓“可爱的”的女人在一起，便可以鉴别出她是最富于魅惑性的。这种魅惑不易为人解悟，正如爱嚼姜片的，才道得出辛辣的好处。所以必需有一种明白紫漪的人，才能把握着她的魅惑。不然，就只会觉得她阴鸷可怖。平心讲，这类女人总有她的“魔”。是个“魔”，便有它的尖锐性。也许紫漪吸住人的地方，是她的尖锐。她是一柄犀利的刀。她愈爱的，她愈要划着深深的创痕。她满蓄着受着压抑的“力”。这阴鸷性的“力”，怕是造成这个朋友着迷的缘故。爱这样的女人，需有厚的口胃，铁的坚韧，岩似的恒心。而周萍，一个情感和矛盾的奴隶，显然不是的。不过有人会问为什么她会爱这样一棵弱不禁风的草。这只好问她的运命，为什么她会落在周朴园这样的家庭中。

提起周冲，紫漪的儿子。他也是我喜欢的人。我看过一次《雷雨》的公演，我很失望。那位演周冲的人有些轻视他的角色。他没有了解周冲，他只演到痴憨——那只是周冲粗犷的肉体，而忽略他的精神。周冲原是可喜的性格，他最无辜，而他与四凤同样遭受了惨酷的结果。他藏在理想的堡垒里。他有许多憧憬，对社会，对家庭，以至于对爱情。他不能了解他自己，他更不了解他的周围。一重一重的幻念，茧似地缚住了他。他看不清社会，他也看不清他所爱的人们。他犯着年轻人Quixotic病，有着一切青春发动期的青年，对现实那样的隔离。他需要现实的铁锤来一次又一次地敲醒他的梦。在喝药那一景，他才真认识了父亲的威权笼罩下的家庭。在鲁贵家里，忍受着鲁大海的侮慢，他才发现他和大海中间隔着

一道不可填补的鸿沟。在末尾，蔡漪唤他出来阻止四凤与周萍逃奔的时候，他才看出他的母亲全不是他所想的那样。而四凤也不是能与他在冬天的早晨，明亮的海空，乘着白帆船向着无边的理想航驶去的伴侣。连续不断的失望绊住他的脚。每次失望都是一只尖利的锥，那是他应得的刑罚。他痛苦地感觉到现实的丑恶，一种幻灭的悲哀袭击他的心。这样的人即便不为“残忍”的天所毁灭，他早晚会被那绵绵不尽的渺茫的梦掩埋，到了与世隔绝的地步。甚至在爱情里，他依然认不清真实。抓住他心的，并不是四凤，或者任何美丽的女人。他爱的只是“爱”，一个抽象的观念，还是个渺茫的梦。所以当四凤不得已地说破了她同周萍的事，使他伤心的，却不是因为四凤离弃了他，而是哀悼着一个美丽的梦的死亡。待到连母亲——那是十七岁的孩子的梦里幻化得最聪慧而慈祥的母亲，也这样丑恶地为着情爱，痉挛地喊叫，他才彻头彻尾地感觉到现实的粗恶。他不能再活下去，他被人攻下了最后的堡垒，青春期的儿子对母亲的那一点憧憬。于是他整个死了他生活最宝贵的部份，——那情感的激荡。以后那偶然的或者残酷的肉体的死亡，对他算不得痛苦，也许反是最适当的了结。其实，在生前，他未始不隐隐觉得他是追求着一个不可及的理想。他在鲁贵家里说过他白日的梦，那一段对着懵懂的四凤讲的：“海，……天，……船，……光明，……快乐，”的话，那也许是个无心的讽刺。他偏偏在那样地方津津地说着他最超脱的梦。那地方四周永远蒸发着腐秽的气息，瞎子们唱着唱不尽的春调。鲁贵如淤水塘边的癞蛤

蟆，哧哧地噪着他的丑恶的生意经。在四凤将和周萍同走的时候，他只说：（疑惑地，思考地）“我忽然发现，……我觉得，我好象并不是真爱四凤；（渺渺茫茫地）以前，……我，我——大概是胡闹。”于是他慷慨地让四凤跟着周萍，离弃了他。这不象一个爱人在申说，而是一个梦幻者探寻着自己。这样的超脱，无怪乎落在情热的火坑里的紫漪，是不能了解的了。

理想如一串一串的肥皂泡，荡漾在他的眼前，一根现实的铁针便轻轻地逐个点破。理想破灭时，生命也自然化成空影。周冲是这烦躁多事的夏天里一个春梦。在《雷雨》鬱热的雾围里，他是个不调和的谐音。有了他，才衬出《雷雨》的明暗。他的死亡和周朴园的健在，都使我觉得宇宙里，并没有一个智慧的上帝做主宰。而周冲来去这样匆匆，这么一个可爱的生命，偏偏简短而痛楚地消逝，令我们束不住情感，要呼出：“这确是太残忍的了。”

写《雷雨》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我的戏会有人排演。但是，为着读者的方便，我用了很多的篇幅，释述每个人物的性格。如今呢，《雷雨》的演员们可以藉此看出些轮廓。不过一个雕刻师，总先摸清他的材料有哪些弱点，才知用起斧子时，哪些地方该加谨慎。所以演员们也应该明瞭这几个角色的脆弱易碎的地方。这几个角色，没有一个是一具不漏的网，可以不用气力网起观众的称赞。譬如演鲁贵的，他应该小心翼翼地做到“均匀”、“恰好”，不要小丑似地叫《雷雨》头上凸起了隆包，尻上长了尾巴，使它成了只是个可笑的怪物。演鲁

妈与四凤的，应该懂得“节制”。（但并不是说不用情感。）不要叫自己叹起来成风车，哭起来如倒海。要知道过度的悲痛的刺激，会使观众的神经痛苦疲倦，再缺乏气力来怜悯。反之，没有感情做柱石，一味在表面上下工夫，更令人发生厌恶。所以应该有真情感。但是要学得怎样收敛、运蓄着自己的精力，到了所谓“铁烧到最热的时候，再锤。”而每锤是要用尽了最内在的力量。尤其是在第四幕，四凤见着鲁妈的当儿，是最费斟酌的。两个人都需要多年演剧的经验和熟练的技巧。要找着自己情感的焦点，然后依着它做基准，合理地调整自己，成了有韵味的波纹。不要让情感的狂风卷扫了自己的重心。忘却一举一动，应有理性的根据和分寸。具体说来，我希望她们不要嘶声喊叫，不要重复地单调地哭泣。要知道这一景落眼泪的机会，已经甚多。她们应该替观众的神经想一想，不应刺痛他们，使他们感觉倦怠，甚至于苦楚。她们最好能运用各种不同的技巧来表达一个可以错认为“单一的悲痛”情绪。要抑压着一点，不要都发挥出来。如若必需有激烈的动作，请记住，“无声的音乐是更甜美”；思虑过后的节制或沉静，在舞台上更是为人所欣赏的。

周萍是最难演的，他的成功要看挑选的恰当。他的行为，不易获得一般观众的同情，而性格又是很复杂的。演他，小心不要单调。须设法这样充实他的性格，令我们得到一种真实感。还有，如若可能，我希望有个好演员，化开他的性格上一层云翳，起首便清清白白地给他几根简单的线条。先画出一个清楚的轮廓，再慢慢地细描去。这样便井井有

条，虽复杂而简单。观众才不会落在雾里。演他的人要设法替他找同情。（犹如演紫漪的一样。）不然，到了后一幕便会搁了浅，行不开。周朴园的性格比较是容易捉摸的。他也有许多机会做戏，如喝药那一景，认鲁妈的那一景，以及第四幕一人感到孤独寂寞的那一景，都应加一些思索，（更要有思虑过的节制），才能演得深隽。鲁大海自然要个硬性的人来演，口齿举动不要拖泥带水。干干净净地做下去，他的成功，更靠挑选的适宜。

这个本头已和原来的不同，许多小地方都有些改动。这些地方我应该感谢颖如，和我的友人巴金（感谢他的友情，他在病中还替我细心校对和改正！）靳以、孝曾，他们督促着我，鼓励着我，使《雷雨》才有现在的模样。在日本的，我应该谢谢秋田雨雀先生，影山三郎君和邢振铎君。有了他们的热诚和努力，《雷雨》的日译本才能出现，展开一片新天地。

末了，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，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。

曹 禺 一九三六年一月

## 人 物 表

**周朴园**——某煤矿公司董事长，五十五岁。

**周繁漪**——其妻，三十五岁。

**周 萍**——其前妻生子，年二十八。

**周 冲**——繁漪生子，年十七。

**鲁 贵**——周宅仆人，年四十八。

**鲁侍萍**——其妻，某校女佣，年四十七。

**鲁大海**——侍萍前夫之子，某矿工人，年二十七。

**鲁四凤**——鲁贵与侍萍之女，年十七、八，周宅使女。

**周宅仆人等**：仆人甲，仆人乙……老仆。

## 时间和地点

**第一幕** 时间：一个夏天，郁热的早晨。

地点：周公馆的客厅内。

**第二幕** 时间：当天的下午。

地点：同前。

**第三幕** 时间：当天夜晚十时许。

地点：鲁家一个小套间。

**第四幕** 时间：当天半夜两点钟。

地点：同第一幕。